

文史
随笔

● 朱伟

亭子桥“窑神”猜想

“埏埴居人业”“陶穴火初红”，清代诗人这样描写德清的老埏埴业。所谓埏埴，指用水和黏土，揉成可制器皿的泥坯陶器。《武康县志》上也说“陶户皆居之，浙石（指浙西）陶器多出于此”。下渚湖一带的“缸窑村”“瓦窑村”，连同莫干山中的窑坞村，三桥埠东北的上窑、下窑村等专业村，毋庸置疑，是历史上专门烧制陶瓷产品的地方。百年前，据周庆云《莫干山志》载，莫干山铁路旅馆初建时，“役夫掘地至丈五尺之深，获陶器多种，皆千五百年前物”。

一直以来，有一种观点，越器出浙江之武康，武康或为越古都乎！这里的武康即今天的德清。从地理位置看，一如良渚时期，良渚王城就近选择在德清的中初鸣设立玉器加工作坊，而作为南方百越土著部落首领的防风氏，恰是最早推动陶瓷生产和进步者。遥想2500年前，干将、莫邪在莫干山潜心铸成青铜名剑，不知两人当年往来吴国都城，是否曾在距莫干山十余千米的龙山驻足，是否和同样与火打交道的窑工有过交流切磋？“星列乎斗野，势雄乎越楚”，当楚国人用高超的彩绘技艺绘制精美的漆器时，越王勾践为制止靡费，禁止用铜铸造礼器，将通等稀有金属节省下来用于耕与战。越国人将原始瓷的技艺发挥到极致，其功能应与良渚玉器、中原青铜器、楚国漆器相似，也为中华文明开启了瓷器文明的崭新篇章。

新中国考古事业序幕拉开后，德清县境内古窑遗址调查陆续涌现了十数处窑址，考古发现表明，以青瓷为主，以黑瓷闻名的“德清窑”的历史可达东晋、南朝，还是外销瓷，极盛期可追溯至商、周，在越系青瓷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。若说莫干剑的传说是铁器与青铜交接时代的产物，而德清亭子桥窑址也属于青铜与瓷交集的产物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德清古窑址的探源，江南地区的原始瓷寻源，中国瓷之源证源工作层层深入，脉络渐渐清晰，最终形成令人兴奋的结论：“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的商周时期窑区，无论是生产时间、窑址规模、种类、数量，还是产品质量、装烧工艺等方面，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，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座高峰，誉之为‘瓷之源’可谓实至



亭子桥窑址出土原始瓷勾罐

名归。”无怪乎舒乙先生曾在2008年就充满期待地说，应该在亭子桥窑址建一座考古遗址博物馆，让世界知道，这里是瓷器的老祖宗，瓷器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。

亭子桥，位于德清县龙胜村东山自然村，是一处缓坡状小山丘。父老相传，东山东边原有一条河，河上有一座带亭子的桥，很有画面感。旧时江南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桥是最好的定位系统，常被用来做村落的名字。人们不禁要问，提到瓷之源，为什么要举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？乃因亭子桥窑址曾承担为越国烧造“国之重器”，为王室贵族定制高等级的日用器与冥器的任务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早期“官窑”的性质。而从技术条件和窑业传统看，德清地区从商代开始就已大量烧造原始瓷，具有深厚的技术积淀和悠久的生产历史，又有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资源，兼有“水上陶瓷之路”之便利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相

信，德清以其众多的窑场，巨大的规模，高超的技术和高档的产品，完全可能成为越国无以替代的“贡瓷”基地、全国制瓷中心。这就不难解释，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中的仿青铜礼乐器出自亭子桥窑址，北方邾国故城邾城墓中的瓷器来自德清。

那么，德清窑场如此重要，越王会不会派驻督窑官，甚或在当地设管理机构？答案是可能的。从亭子桥出土的青瓷看，造型工整，胎质细腻，釉面匀净，烧成温度高达1000℃，甚或用印章类工具戳印忠实模仿鸟虫篆青铜器铭文，非一般窑主带领一群窑工埋头苦干可以做到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高级管理者指导、监督。何况有部分用瓷是定制礼乐器，不容有“吉时”交付上的差错，否则恐遭重罚。观遗址的窑壁、火膛和窑床，不难想象两千年前的窑工利用山坡斜度筑窑烧瓷，如何谦恭地爬着进窑，又灰头土脸

地爬出窑的场景。这段历史的背后一定发生过许多悲悯的故事。但随着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，窑工们越来越驾轻就熟，就像德清方言里不乏“名工”一词，称赞某人有本事，很能干。

德清有窑神吗？百工技艺，各祀一神为祖，三百六十行，无祖不立。例如世人公认的木工之祖鲁班、剑师欧冶子、笔祖蒙恬、治水之神张渤、茶圣陆羽。德清地区也有一些对某项事业有显著贡献的人，被尊为行业神，如蚕花娘娘西施、铜官赵监、一代辞宗沈约、珠祖叶金扬、总管神戴继元（清代德清人俞林还在福建地区被尊为海神）等，陶瓷业也不例外，尊崇窑神，又名风火仙。然而，关于窑神的身份众说纷纭。有学者研究认为，中国最早的窑神是陶朱公范蠡，相传范蠡帮助勾践灭掉吴国后，退隐江湖，卖陶器发了大财，所以还兼职财神。后来各个窑口分别把创始人奉为窑神，如龙泉窑的章生一，德化窑的林炳，耀州窑的德应侯，也有如景德镇将为烧造大龙缸而殉身的明代窑工童宾敬奉为窑神，建祐陶灵祠，兼将清代督陶官唐英奉为窑神。联想亭子桥窑场可能曾供奉过一尊窑神或土主神。从练泥、拉胚、装饰、晾干、施釉、入窑、火与土的结果的不确定性，令窑工充满期待，窑神崇拜应运而生。最初的窑神是技艺非凡的工匠，又或许是监窑工，亦或是窑场的高级管理者。在开窑点火时，窑工们共同祈求窑神保佑安全生产无虞，在烧窑成功之后，还要祭祀窑神，以示敬畏和酬谢之心。由于历史文献和口碑资料中没有记载，以至于为后人留下一个“开放式的窑神”。

对于范蠡，德清人是熟悉的。蠡山有范蠡祠，《德清县志》载“昔范蠡扁舟五湖，寓居此地，属三致千金之一”，推想范蠡的千金或来自养鱼所得，贸丝所得，从事埏埴之业所得。范蠡的老师计然，曾制定改善越国经济之方略，致使“三年五倍，越国炽富”。这位最早的商品流通理论提出者，在德清也流传有故事。相传计然曾登山，筹度面势，乃有计筹山地名，他在德清计筹的会不会是原始窑窑口布局与贸易格局呢？亭子桥窑神猜想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其实，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窑神，一起开个盲盒，惊喜快乐。

乡土
情怀

● 沈丽洁

热闹的街

“五月第一天除了有花海，还有人海。五月第二天，回家的念头出现在脑海。”这是朋友在高速上堵了八个小时艰难到达目的地，第二天在景区排队被踩掉了鞋之后的感慨。

这个五一小长假，我没有出门，不是怕人多不敢出去，而是家门口有太多值得看的风景，我对热门景区的期待值被家乡文旅的亲切值覆盖，也许远方有诗，但德清那热闹的街，有爱。

小长假第一天，莫干·街街和新市古镇运河新天地都用精彩的“开街”仪式摇旗呐喊，迎来八方客，禹越稻虾产业推介美味起锅。看不完、数不尽的城乡“乐子”，吃不够、拿不下的美食“投喂”，半小时家乡旅游圈都走不完，我还需要去人挤人吗？

众所周知的莫干山，那风靡全球的洋家乐和富了一方的特色民宿，是近十年的闪耀徽章。来莫干山的人，多少是为了闲庭信步的松弛感。溪山集有“莫干佛缘”的心房静音，有“玩个毛线”这样的青年潮流，驻足在评弹和泡泡秀的是同一个人的两个灵魂。你高雅，来看莫干山在地摄影展和建筑群展，你随意就去星空下露营。山野风物，户外运动，动起来就很美。

在那些你不知道的静静流淌的岁月里，走一走也不负此行。走在充满负离子的竹海，翠色满眼满身，对面山头袅袅升腾的白雾，不禁勾起你对仙气缭绕的想象，神剑出莫干，侠义不相让。阳光洒在碧坞龙潭的玻璃栈道，走过闪耀的必经之路，人生总要经历一点惊心动魄，才会归于平静不迫。落日之后的天景

家风
故事

● 仇士鹏

米缸里的惜粮情

儿时，米缸留给我的印象，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管家。它头戴白色的尖顶帽，常常搬张凳子，坐在厨房最显眼的地方。它只喜欢人间烟火，从不关心风花雪月，人脉也很简单，只有炉灶和它偶尔聊上几句。

米缸看着敦厚，却并不称职，常会放松警惕，于是米中冒出很多一拱一拱的小肉虫，也有长着黑色甲壳的，爬起来飞快。“这还能吃吗？”“怎么能不吃？”父亲把米摊在簸箕上，站到太阳下，迎着风不断扬起、簸动着，用嘴呼呼地吹去尘土，再用手把虫子都捻走。而米在一次次的起飞中，全身裹满了阳光的明亮与温暖。把它倒回米缸后，双手插进去，随意揉搓，殷实的幸福感在指尖被反复地倾诉。

然后我就猛抓一把米，偷偷去喂鸡。

那时候，我很喜欢看它们争先恐后抢食的场景，心中颇有满足感。但这很快被父亲发现了，因为鸡不懂得珍惜，可能吃腻了，后来仅仅啄一点点，就四处溜达去了，留下一大片米，成了铁证。

父亲很是心疼。某次，他望着被鸡踩到土里的米粒，默不作声，叹着气，抖了抖烟，转过头来望着我，撇嘴、眯眼、垂着皱纹，一直望到我纠缠在一起的手互相撕下了一片指甲，才收回目光。当时，他并没有批评我，本以为我会感到羞愧，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一个月后，我居然掀开了米缸上的盖子，把一只鸡抱了进去。

这是我最喜欢的母鸡。它在里面啄得非常欢快，不多时，鸡嗓子就鼓了起来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了父亲的车铃声，我急忙探着身子想把鸡抓出来，结果它竟用翅膀拍打我的手，反复躲闪，还恩将仇报地用喙攻击我。我正束手无策时，却发现缸里多了一泡鸡屎，黑乎乎的，极为显眼。

一股怒气顿时直冲头顶，我不管不顾，双手齐下，和它就像两个武学宗师对战，指抓掌击，乱打一气。直到，咣当一声——米缸倒了，米瀑布般倾泻而出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父亲的吼声和脚步声迅速逼近，我一动不敢动，倒是

山，沐浴在月光里的栀子，每绽放一片花瓣，都能听见蛐蛐的赞美，蔷薇和木香听见你和爱人的耳语，低头为你们祝福，花香弥漫的时候，幸福来得很浪漫。静下来，心会动。

作为新市人，不出门可以睡到自然醒，在古镇的小轩窗里望游人如织，一杯新茶试出薪火力道。运河新天地是旧地新开，这几天游客把青石板踏出了交响曲。抽签免费拿鲜花试试手气，撸猫馆的小可爱萌得让人走不动路，卖花郎和汉服小姐姐走过小桥瞬间梦回宋朝，运河里花船上嫣然的面孔是水乡意境，而推门就能碰上簪花街拍女孩的老奶奶，微笑着羡慕青春也毫不吝啬地表达夸赞。

水上戏台不止唱戏，还有现场音乐会。席地而坐的快乐，是小时候晒谷场上看星星的美好回忆，南北游人入乡随俗，忽然发现，谁说音乐会一定是酷炫灯光和高价座位，没有椅子也是一种境界。民谣晃动着运河水，闭眼像在小船上安睡，随风飘去外婆的港湾，耳边是陌生人的哼唱，张开双臂，你能握住远处灯塔的光亮。在江南小桥流水的夜景下，看一场非遗打铁花，飞溅的火花，把古老中华大地上力量淋漓尽致展示。跳跃在历史长河里的非遗瑰宝，带来震撼和回味，是生生不息的艺术，倒映在古镇的灯火阑珊处。

老街，新集，游山，看水。未来的每一个假期，热闹的街，都是我出门的动力。生活处处有新意，家乡时时在变美，我应该自豪，我应该停留，当我和你触摸过同一块石砖，和你走过同一座小桥，我们就真的相拥过。

母鸡，咕咕地嚷着，冲出门去，正好撞见父亲，被他一脚踹开，等我支支吾吾地把事情交代完后，还能听见它不停地叫唤。

父亲脸色通红，瞪着眼睛，就在我险些哭出来时，他却转过了头。先把没沾到土的米都倒回去，然后拿扫帚把地上的米堆起来，用手捧到簸箕上，再蹲下身子，一粒一粒地捡。

我有些心慌，也不好意思干站着，蹲下身，沿着墙一粒粒地捡米。那天，我俩饿着肚子捡了很久，才把米捡完。“今天就吃这个。”父亲终于开口了。我有些不情愿，但只能憋在心里。父亲把簸箕塞给我，“今天的饭你来做，不管你做得干不干净我都能吃下去。”

印象中，我用了整整两桶水来淘米。一直到我的手都泡白了，和大米显出同样的颜色，我才放心地把米装进锅里。但吃饭的时候，我还是吃到了碎石子，刚站起身，父亲拦住我：“你吐给鸡吃去，这样才能用来喂鸡。”

等我吃完饭，父亲把我碗里的米粒刮进他的碗里，边吃边说：“你没有种过地，不知道这米来得有多辛苦。你看，你舍得用米去喂鸡，是因为它是你养大的。我们家的米都是你大姑送的，那每一粒米也是她一株一株种出来，亲手养大的。她没舍得卖，都带来给你吃了。你上次还说她看着老，还不是因为天天下地，风吹日晒的。她要是知道你这么糟蹋米，不把她的心血当一回事，得有多心疼！”

我走到米缸前，下意识地把手插了进去。它依旧那么热情，紧紧把我的手攥住。我恍然意识到，米的温暖，不仅来自阳光与大地的馈赠，更源于种地人用滚烫的汗水日复一日的浇灌，所以米才如此香甜、扛饿。只一碗，就能支撑人半日的劳作，一碗接着一碗，中华文明便有了上下五千年的赓续。

如今，米缸早已破旧不堪，空荡得仿佛灰尘落下都有回声，但上次搬家、大扫除时，我仍把它留了下来。只要望向它，我就会想起父亲的教诲，让我学会珍惜与节约，学会感恩与敬重。

旅人
笔记

● 明前茶

光伏板下去放羊

夕阳西下，浓厚而炽热的余晖倾泻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塔拉滩上，为一望无际的灰蓝色光伏板镀上了一层薄薄的绿光，忽然，一声唿哨声传来，我和旅伴都发出了惊叹声：原来，每块光伏板下都藏着羊，奶昔白的羊、大象灰的羊、黑炭色的羊、黑脑袋灰白身子的羊，25岁的牧民巴桑可以一眼分清他放牧的羊，他瞪大眼睛，念念有词，迅速清点了他养的219只羊，这些羊已经吃饱了，连眼神都变得困倦又温柔。排队等候回家之时，母羊舔舐小羊的头顶，小羊舔舐母羊的下颌，这样缱绻温馨的画面，让巴桑宽阔的脸膛浮现出笑意。

太阳能发电站竟然允许牧民赶着羊随意出入？巴桑笑我们少见怪怪：“我们是被发电站的站长请来的。”他从腰包里掏出一张印刷简易的出入证给我们看，上面写着：从5月到9月，可赶着不多

于230头羊前来放牧。

塔拉滩原本是半沙漠化的戈壁，巴桑还是念初中的时候，他的父母一度特别担心从蒙古国刮来的沙尘，会把这里进一步淹没，导致寸草不生、无法放牧。而发电站架设光伏板时，施工人员也对此地脆弱的生态忧心忡忡，因为沙尘时不时遮天蔽日，不仅影响发电量，大量的沙砾在狂风的席卷下敲击、摩擦光伏发电板，容易导致损坏，所以，光伏板铺开，形同一片蓝色的海洋之后，施工人员进一步在发电站内种植耐盐碱的牧草，希望能改良环境，控制沙尘的肆虐。

但牧草种了没几个月，又发现了新问题。原来，在光伏板的遮蔽下，土地的蒸发量明显减弱，再加上工作人员不时要冲洗光伏发电板上的灰尘，冲洗用水和一早一晚光伏板上的冷凝水流下来，牧草的长势出人意料地茂

盛。一时忘了雇人收割，这些草能将光伏发电板顶歪了，而且，到了七八月，草深过膝，光伏发电站要进行定期检修也变得十分困难，而到了十月以后，牧草枯黄，成为易燃物，一旦发生火灾，对光伏发电站无疑是灭顶之灾。

后来，发电站的站长决定邀请附近牧民前来放牧，利用羊来限制牧草的高度。为了让羊群愿意前来“除草”，发电站专门对太阳能电板的架设高度进行了调整，从原来的离地50厘米，上升到离地1.2米，这样，羊就能在太阳能电板下方自由活动。

被放牧的羊大概都高兴极了，斜置的光伏板犹如巨大的遮阳伞，令底下的荫蔽处十分湿润阴凉。在夏季，羊也不再无精打采地挤在一起，趴窝而没有胃口，如今，羊的活动量大，进食量也大，光伏板下生长的地椒草、矢车菊、火绒草、紫花苜蓿，羊儿吃了

格外健壮，羊肉没啥腥气，皮下脂肪也少。巴桑说：“卖羊的时候，只要说我这儿都是‘光伏羊’，羊这一辈子过得快活，一头羊能多卖一百多块钱。”

光伏板、牧草和羊群之间的奇妙关联，记载了中国为维护碳中和的愿景，在保障能源供给的建设中，机智多变的方针政策。对牧民巴桑而言，光伏板下的草长到20公分高，他就带着牧羊犬从冬牧场转战光伏发电站了，问他今天的放牧与往日有何不同，他笑道：“就是要多养一条牧羊犬了。羊在几百片光伏板下躲猫猫，一条牧羊犬，有点儿看管不过来。”

不过，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草原上的狗，原本工作很累，现在，多养一只牧羊犬，狗们也很开心，它们一大半时间在追逐蝴蝶，或者与主人玩飞盘——羊躲在光伏板下很安全，狗只要在羊儿归圈时出力就够了。